

陌生的舞伴

〔英〕肯尼思·哈珀 著

周哲波 译



陌生的舞伴

Panther Books
Granada Publishing Ltd
8 Grafton Street, London W1X3LA

根据1985年英文版译出

陌生的舞伴

(英)肯尼思·哈珀 著

周哲波 译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283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合肥永青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5⁴/₁₆ 插页: 2 字数: 100,000

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24,000

统一书号: 10378·181 定价: 1.00元

ISBN 7-5396-0023-3/1·24

您能否接受这个邀请，
这是一次爱的请求——
您愿意和一个陌生人跳舞吗，
如果他就是我？

前 言

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英国伦敦一家夜总会漂亮的女招待露丝·埃利斯一生命运坎坷，又陷入一个不幸的爱情泥潭，身心备受蹂躏、摧残，在绝望中，她杀死了二十四岁的情人，被判处死刑。她安详地走上了绞刑架，成为英国最后一个被绞死的妇女。她只活了二十八岁。

这个案件吸引了英国电影编导，他们依此拍摄了影片《陌生的舞伴》。为了使露丝这个人物栩栩如生，他们还走访了她的妹妹默里尔。影片放映后，震动了西方社会。

作家哈珀根据此事又创作了同名小说，在更广阔的背景上描绘了当代英国大都市夜生活的图画，揭示了露丝爱情悲剧所蕴含的深刻的社会内容：这里存在着顽固的社会等级观念；这里有夜总会的主人为赚取金钱，驱使雇员出卖肉体；露丝渴望以自己的能力过着清白的生活为何却一次次失望而不可得？……读者从中可以洞察当代西方社会生活独特的一角。

本书根据1985年英国伦敦版译出。在翻译中得到《译林》编辑部黄平同志的热情关照，在此谨表谢意。

译 者

1987年6月

一、

1954年初春。英国伦敦。

阴沉的夜晚，骑士桥下冰冷的河水在黑暗中静静地流着。伫立在商店玻璃橱窗里的模特儿，依然穿戴着那优雅高贵的冬装，注视着被微风吹拂的空荡街道。人行道上，一只大黑猫孤寂地溜达着。它的耳朵被刺伤了，颤兢兢地翘着尾巴，立脚侧耳倾听了片刻，然后箭一般地跑进隐蔽处。

蓦地，一种爆发声打破了沉寂的夜空。

看，这仿佛是在举行一场车赛。发动机轰鸣，信号灯扫射，司机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争先恐后。他们依仗着纯熟的驾驶技术，在女乘客的激励下狂驰着。在这车群之中，你会一眼就区分出一辆特殊的汽车。这是一辆闪着金黄字样的福特牌小汽车。它的主人矮而胖，一头油光可鉴的黑发，拱形的细小胡子跨在宽大的嘴边上。他不象别的司机，带有其他乘客，他单独地开着车，谨慎地掌握着方向盘。

汽车开到了布鲁姆公路，司机们把车子拢成扇形，停在公路的镶边石旁。

车门被一个个地关上了。人声沸起，笑声洋溢。当德斯蒙德·库森锁着他的福特牌小车时，其他司机已三三两两手挽手愉快地沿着人行道走开了。他

们善于享受都市夜生活，热衷于寻找新的刺激。

德斯蒙德脚步匆匆地赶上了他们。他年龄较大，沉默严谨。他虽然穿着比别人好，然而有着难堪的孤独感。他渴求着与别人能打成一片。

“喂，到啦！”他叫喊着。

于是，一群狂欢者停步在一个手提包商店外面，发出一阵喧闹的嘲笑声。轻柔的舞曲声从头顶上的窗口飘扬出来。门外的一盏霓虹灯提醒他们：已到了目的地。德斯蒙德抢步上前，按响了门铃。

“德斯蒙德真的是这个‘丽特’夜总会成员？”
一个女人低声道。

“是的！”她身旁的男子嘘声道，“他是这样的一个成员……”

这些家伙挤眉弄眼地窃窃暗笑。德斯蒙德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嘲弄他，而报之以一个微笑。一只眼睛通过门缝估量着他们。然后门猛地被打开了。德斯蒙德向允许他们进入的招待点点头，领着朋友们进去了。粉红色的壁灯闪射着红光，使铺在楼梯上的地毯映得深红。具有诱惑力的舞曲声越来越大了。德斯蒙德和朋友们一阵小跑上楼。一个油头粉面的青年接待员站在一张桌子后面；目光掠过德斯蒙德的肩头：

“德斯蒙德先生，那是您的客人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您如果乐意为他们签到，便请……”

德斯蒙德拿起桌上的自来水笔，在顾客簿上认

真地写起来。

他的朋友们不耐烦地等在他身后，那个女人带着“早知道”的神态发出一阵咯咯的笑声，她身旁的一个男子相应地咕哝一声。德斯蒙德签着名字，挥手叫他们先进去。他为自己此刻扮演了主要角色而深感荣耀。

楼上是一间被充分利用的小室。桌子、椅子，和一个装备完好的快餐柜台，已被人占据。有一块空地供人跳舞。有几对男女正伴随着唱机上的华尔兹舞曲旋身起舞。丽特夜总会是新开的，简陋而繁盛。黑暗中升起的亮光，柔和地沐浴着整个房间。雪茄的烟雾笼罩着，带着几分神秘的色彩。

德斯蒙德他们十几个人进来，引起了老顾客们的注意。这使他们有些吃惊，窘迫，好奇又胆怯，便不由自主地环视四周。

“您好，德斯蒙德先生……”

话头被一只极乐鸟般的女招待打断。她发出招引宾客的轻笑声。德斯蒙德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向快餐柜台，其他人也跟了上去。他们要了饮料。新来的伙伴轻松愉快地开起玩笑来，接着他们当中许多人走开去寻找空座。柜台边只剩下德斯蒙德和另外的两个人了。他与那个活泼的女招待克里斯蒂幽默地交谈几句，倒下他的威士忌酒一饮而尽，然后又请求斟一杯。克里斯蒂便伸手去拿酒瓶。这一切，都被露丝收入眼底。她是在房子另一边的一张桌子旁。她强作笑容，穿一件袒胸露颈的紧身衣，窈窕

的身段散发着迷人的魅力。她是这家夜总会的经理。她一生几乎一无所获，仅在她的二十年的人生后变得机灵，领悟到一些年龄较大的女人引人注目的经验。

“小心点！”一个名叫克劳德特的女招待尖叫一声。她正坐在露丝身边。一个中年男人为了吸引她，正随着音乐声跳着舞，举着一满杯酒在他的头顶上。当那杯酒要倾倒时，克劳德特又尖叫一声。露丝也被震动了。她迅速从座位上立起，用灵巧的手强夺了那酒杯。这个人旋即坐到克劳德特身边，笑嘻嘻的淫荡地望着她；

“现在，你愿意走出去与我共进晚餐吗？”

女招待和露丝交换了一瞥，然后宽容地对这位顾客微笑着。露丝开始收拾那摆在桌上的杯子。那顾客对克劳德特斜眼送着秋波，并紧压着她的大腿。他正处在兴奋之中。

“你已出落得惊人的美丽，看这结实的大腿。”他祝贺般地说道，“你打算怎么消受它呢？”

她抬起挑逗性的眼睫毛：“我是一个杂技演员。”

他充满贪婪的情欲，抿嘴一笑，更挨紧她了。

露丝离开了他俩，朝快餐柜台那边走去。这时她注意到站在德斯蒙德身边的一个高个子青年人。他头发蓬松，天真的神态里蕴含着傲慢的怒容。他的衣服象是从旧杂货拍卖店里挑出来似的。他穿着一件旧衬衣，一件旧开士米羊毛套衫，一件被弄脏

了的皱皱巴巴的短茄克衫，一条膨胀如口袋的灰色法兰绒长裤。围在他的脖子上的是一个吊挂到他膝头的羊毛围巾。他懒洋洋地靠在柜台上，用一种目空一切的目光俯视着这房间。

“你把我们带到一个卖淫的暗室，德斯蒙德。”他抱怨道。

“你们应该感到象在家里一样。”德斯蒙德转身对另一个不修边幅的蓄着小胡子的伙伴道。

当那个目空一切的家伙又开口时，露丝正朝柜台上放着一些杯子。他的言语煽起了她内心的火苗。

“这些地方都是被美化了的妓院。”他毫无礼貌地面对露丝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这家妓院的经管人。”她平静地答道。

德斯蒙德企图介绍他们互相结识：“大卫·布莱克利遇见了露丝·埃利斯，她……”

但那个叫大卫的没再说下去，全然不理睬露丝，却用手肘轻推德斯蒙德说：“你是一个实力难测的竞争者，对吗？”他说着，将攻击的目标转向人群中的另一个人：“我不会象他那样，掉进邪恶的陷阱！”

露丝一直注视着大卫·布莱克利。这时，另一个蓄着小胡子的年轻人，却一直好奇地打量着她。他被她迷住了，被那淡黄色头发和漂亮的面孔；他被吸引了，被她那充沛的青春活力。他怀着真诚的敬意，向她露出微笑，伸出了他的手。

“克莱夫·戴维斯……”

“你好……”

他们握起手来。他咧着嘴笑了起来。

“你愿意和我跳舞吗？”

她打量着他一会儿，然后点头同意了。克莱夫领她到跳舞厅，百般殷勤。他们开始随着音乐跳起华尔兹舞。露丝跳得好极了。美妙的身姿旋转在窄小的空间，吸引了所有的人。

这时，大卫·布莱克利呼着他的酒问：

“德斯蒙德，您说她的名字叫什么？”

“露丝·埃利斯……”

没有人将眼光离开她。

莫里斯·康莱是一个身材高大、秃顶、肥胖的中年人。他穿着一件懒汉爱穿的火红衫，有着平滑而善于花言巧语的风味。快乐的外表隐蔽着玩世不恭的内心。他是这家夜总会的真正拥有者，对其他生意也有着浓厚的兴趣。他密切注视着所有收入的来源。这时他端坐在夜总会上面公寓里的一张桌子后面，用熟练的手指盘算着一星期来的收入。他笑意满腮地撑开一个弹性橡皮筋，捆着那尚未兑现的支票。露丝看着他，她夹着一支点燃了雪茄。她和儿子就住在这个楼上设备完好的出租套间。这也许就是她经营丽特夜总会的一个优惠吧，她曾多次地这么想过。

康莱抽动着脸上的肥肉满意地对她笑笑：

“不坏，露丝，你干的不坏。”

“我要添一个钢琴师。”她喷吐着烟雾说。

“录音机出了什么毛病？”

“没有。但我们应该有个钢琴伴奏着。”她争辩道，“人们是喜欢听钢琴的，他们愿意为之付钱，莫里斯，不要吝啬。”

“你知道我，露丝，我可不是小气鬼。”

他在帐簿记下聘请钢琴师这件事。露丝将雪茄烟头放进烟灰缸，不放心地说：“你真的赞同我的这一建议吗？”

他耸耸肩膀，说：“我们将雇用哈里·罗伊和她的乐队，好不好？或者是您更喜欢的乔伊·洛丝？”他伸出一个粗短的手指点着下巴，思索了一会，然后决定说：“测试一下再定吧。”

被这个特许所鼓励，露丝又建议道：“我们还应该订购些印着丽特夜总会名字的书夹型火柴，这也是做广告，而且也花不了多少钱。”她走到壁炉台前铲起两盒这样的火柴，“看这些……犹如向导……让来这里的人都去传播我们的声名。”

“不。”他摇摇头。

“现在，莫里斯，我们正吸引着上流社会的顾客。”

“他们全都是赌徒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

“这些纨绔子弟象一口唾液或一片木屑，不足挂齿。”

“他们是不会到我这地方来胡闹的。”她嘟着

嘴道。

“‘我这地方’？”他纠正她道，“你只是经营这个地方，而我拥有这个地方。你不能忘掉这个，露丝。”

她的嘴角抽动一下，没有作声，深深地吸了口气。……

在二月一个阴冷的下午，响亮而有节奏的声音从楼梯上传下来。丽特夜总会里的一个招待正带着得体的温情和惊讶，在楼上接待着一位顾客。凭声音判断，那顾客正在使他的钱“生效”。

为了转移注意力，露丝倒了两杯酒，端了一杯给她的雇主。康莱向她表示了谢意，呷了一口，然后带着淫猥的神色凝视着天花板。

“他们正在调情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不打算在这儿干多久了，莫里斯，”她说，“我想独自工作一些日子。”

“不要背叛你的老板，露丝。”他警告道。

“我说的是实话。”

“我说的也是实话。”

他转过头，尽情欣赏她的脸部。那从楼上传下来的声音撩动着他的思虑。他对她送了一个嘲弄的眼神。露丝喝完酒，把杯子放在壁炉台上走开了，康莱眯着眼上前对她说道：

“记得我们第一次是怎么相遇的吗？”

“恍如隔世！”她叹了口气。

“你那时还是一个少女，在照相馆里作裸体模

特儿，受着无赖们的戏弄和嘲笑。”

“我需要钱。”

“我曾提示你怎么去挣得更多钱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，莫里斯……”

“你对我有好意，这我心里有数。”他伸出一个手指敲点着酒杯的边缘。“你现在有一副好身姿，露丝，你现在仍然有。”他卷下舌头，充满哄骗的声调说：“来，整理你的宝贝火柴吧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他又注视楼上，舔了舔嘴唇。

“喔，看他们疯的，天花板都要被踩塌了。”

露丝为了抑制楼上那位顾客的色欲，快步地走到收音机旁，把它开到最大的音量，然后她冲着天花板叫道：

“够了，你这下流的魔鬼！”

“喂！”康莱抗议她道，“别叫嚷，这也是正常的嘛。”

“安迪不久就要从学校回来，我不想让我的儿子听这一类东西。我不想，莫里斯！”

“如果他准备在这个地方长大，他最好要习惯这个。”

“他不准备生活在这儿！”她厉声道。

“当上流社会的人高兴起来时，”他带着一丝挖苦道，“他们会送他去上伊顿公学的^①。”

①伊顿公学：英国培养贵族和资产阶级子弟的中学。

她注视了他一会儿，然后又抽出一支雪茄来，楼上的声音越来越淫荡不堪了。露丝感到她已困在一个陷阱里。

大卫·布莱克利坐在海德公园旅馆的一个小办公室里，注视着墙上的钟。天已晚了，他还有一个多小时才能下班。他的继父利用自己的声誉，为他在旅社谋得一个不错的职业——他作为未来的食堂经理而受着培训。一开始，他还有些热情，但不久就失去了兴趣和信心了。他觉得这工作烦人，同事们又迟钝。繁华的都市生活撩着他的情思，使他觉得自己不能自由自在地追求。

他打开一个抽屉，取出一本藏在一扎文件底下的杂志来。他迅速浏览着这本杂志。他翻到一张克莱夫的照片，克莱夫又赢得了车赛的胜利！呵……多么神气！大卫感到有一股嫉妒的波浪在心头翻腾，但立刻又被他的朋友的成就所折服了。他不禁回忆克莱夫·戴维斯在丽特夜总会与女招待跳舞的梦幻般的情景。那又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情景！他乏味地把杂志放入抽屉，锁上了它。

他再次抬头看钟，分针似乎寂然不动了。他再也忍耐不住，从椅子上弹起。他简要地打扮一下自己，然后离开办公室。他首先走到喧闹的饭堂，与上司闲扯了一会，然后走进厨房，与厨师又搭讪几句。自然每个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忙着，他想他离开也不会被谁注意到。于是他瞅空溜出了厨房，偷偷

出了旅馆。当他找到他的汽车时，他更大胆了，驱车直奔到丽特夜总会。他抬眼看看那作为广告的霓虹灯，沉思了片刻。然后，连小车子也没顾得锁，便大步流星地跨过人行道，按响了门铃。

唱机正播放着普佩吉小姐演唱的《你愿意与一个陌生人跳舞吗》。在那舞厅的中间，露丝·埃利斯正带着诱人的魅力跳着舞。她那修长而色彩鲜艳的手臂和她的脖颈被灯光映照着。她的舞伴德斯蒙德是那么陶醉在遐想中，紧闭着眼睛哩。他们轻柔地旋转着，直至那录音机的声音停止。德斯蒙德失望地睁开了眼睛。

“我们回到座位上去吧。”她建议道。

“好的。”

德斯蒙德引着她离开舞厅，然后拿把椅子请她坐下。他坐在她的对面，凝视着她，带着强烈的神经激动。

“谢谢您与我跳舞，露丝。”

“你是受欢迎的。”她注意到她的空杯子，
“我还要饮酒，你呢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当然……”

在他起身之前，招待员克里斯蒂朝他俩走过来。她带着个托盘，上面放两个杯子，和一瓶盛在一个小冰桶里的香槟酒。她将托盘放到他们的桌子上：

“这是靠在柜台上的那位先生请你们的。”

露丝放下她的杯子，以至她能更清楚看到他们的施主。他正倾斜着身子若无其事地靠在柜台上，穿

着他那时髦的、黑色的工作服。他就是大卫·布莱克利。他向他们举起他的杯子，轻点着头。露丝没有理睬他，却望着德斯蒙德道：“努，他就是你那目空一切的朋友！”

“布莱克利！”德斯蒙德咕哝道。

“讨厌的小家伙！”露丝喘着气说，但她终于忍不住把目光朝他膘去，很有礼貌地喊道：“布莱克利先生，到我们这儿来吧。”

“好的……”

布莱克利朝德斯蒙德点点头，坐到了桌子边。克里斯蒂走回快餐柜台。露丝倒了三杯香槟酒。大卫第一个端起他的杯子。

“我希望这酒是真货。”他怀疑道，“在一些地方，这酒通常是被加了水的。”

“是的，亲爱的，”露丝冲着他道，“这样使人振奋！”

她饮酒之前，在她的长烟嘴里安上一个雪茄烟头。德斯蒙德殷勤地拿出他的打火机，给她点火。她一边点燃着雪茄，一边欣赏着德斯蒙德呷着那第一口香槟酒。瞧着德斯蒙德那兴奋的样子，她熄灭了烟，端起自己的杯子，与两个人都碰了杯。三个人没碰几回，门被打开了，流进更多的顾客。露丝本能地抬起脚来。

“你到哪去？”大卫抱怨道。

“我必须关照我的顾客。”

“管我们什么事？”